

春风十里

红尘随笔

朱雪锋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悄无声息间,春天踩着七彩祥云而来。尽管步履轻盈,像一只灵巧的猫,让人察觉不到她的存在。可和煦的春风,吹醒每一个喜欢她的人,春天,这只可爱的精灵,带着光芒来了。

春天,大地换新颜。往日枯黄消沉的表情逐渐覆盖上一层赏心悦目的绿意。

春风是春天的吹鼓手。在春风的鼓励下,路边的小草奋力钻出地面,舒展绿色的身子;在春风的轻抚下,院子里的小花露出娇羞动人的笑颜,等待着她的蝴蝶君;在春风的吹拂下,河里的薄冰也开始融化,小河又恢复往日的活泼开朗;在春风的唱和下,树上的枝条愉快的吐出嫩绿的新芽,并且把自己伸向天空,想与天空亲密接触;在春风的滋润下,空气中也逐渐弥漫土地的芬芳,这是春天独有的气息。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和畅的春风像一位手段高明的修剪师,不紧不慢地裁出平原河流的秀美身姿;和畅的春风也像一位心灵手巧的画家,看似漫不经心地画出大地的姹紫嫣红;和畅的春风也像一位称职的清洁工,把冬天的残雪,枯叶,破败一扫而空,重新还大地母亲干净,美丽的面孔。

春风十里。春天的风,不像夏天那么迅猛,不像秋天那么悲凉,也不像冬天那么寒冷。春风是温和的,舒畅的,友好的,春天的阳光是一对合作长久的好搭档,所以才有“风和日丽”这一形容词。

在春光明媚这一天,你心情愉快,觉得全身疲惫减轻许多。那一刻,你什么事情都不想干,只想沐浴着温柔的春风,安静的欣赏春日里美景。

春风十里,扑面而来,空气中还夹杂花草的清香,让人陶醉。人此刻也仿佛置身于画中,成为春日里休闲、劳作的一道风景。

春风如贵客,一到便繁华。春天,万物苏醒,一切经过冬日的沉寂,重新焕发出活力。平原、山谷、森林,到处鸟语花香,所有的生命又重新欢庆。这是春天带来的喜悦、祥和。

春风也把春天的气息吹遍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庄,每一个角落,让人们随着春天的节奏开心地活动。人们希望在春天里有所成就,一年有个好的开始。

春风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送走冷清,迎来热闹;送走萧条,迎来繁华;送走寒冷,迎来温暖。

春风,也是好的使者,不仅仅只有美景。她总是在每个人经历了严冬的暗淡,需要加油支持的时候,及时出现在你身边,轻轻地抚摸你的心灵,让你重新鼓起生活的风帆,继续前进。

所以春风十里,也是一个温暖的怀抱,拥抱爱与幸福。

春风,带来桃红柳绿,带来燕子回归,也带来淅沥的春雨,让人在细雨美好的时光中,收获一丝温馨,一丝感动,也收获一丝忧伤。

就让每个人在春风十里陪伴中,年华老去,也了解生活的意义。

早春时光(外一首)

曾洁

早春时节,在院子里
二月的风,带着丝丝凉意
阳光,暖上心头
惊喜地发现,树叶已抽芽,冲寒而出
半绿半黄,富有生机。充满着春意
风,阵阵吹来。一些金黄的树叶,在摇曳,在纷飞
摇曳着的身姿,仿佛是大自然的舞者
此时,姐姐站在花梨树下,几片树叶飘落在地面前
一束阳光,也照进来
姐姐拿着扫帚,把飘落地面的树叶打扫干净
恍如飘远的时光
或许,越过深冬。心情,即抽芽吐绿
春暖,花开。层层叠叠……

春天

风,吹绿了树的枝条
盼望了一个冬季
看,春天已经来了
阳光的指尖,在纷繁的万物中
按住冬的尾梢
喜悦的消息
从变幻的云层,露出清新的微笑
在做光的峰回路转中
走过跌宕的岁月,迎来春暖花开
如一束光,照亮着奔跑
新春的心语,点一笔浓彩
画红彤彤的春花
贴上诗意暖词
春天的表达方式,呼啸而出的生动
和煦的风,轻轻地吹拂着大地
带来了温暖和生机……

元宵节记忆

岁月如歌

卞玉珏

也早已销毁。1978年,“文革”期间曾一度停办的“迎花灯,闹元宵”活动得以恢复。从那时候开始,每年三个大灯的存放地点由众灯主选定,出灯仪式比原先有所简化,但其他游灯习俗依旧不变。我记得1980年前后,我们家先后参加了两次游灯活动。元宵节当天,父亲把买回来的鞭炮全部拆出来分别挂到竹竿上,然后拿到房顶上晒太阳。待到晚上把全部花灯迎进院子后,就开始燃放鞭炮。那鞭炮声震耳欲聋,烟尘遮天蔽日,但村里人就喜欢这份热闹,并以燃放的鞭炮多、大、响为荣。

小岭村当时“迎花灯,闹元宵”活动在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每次游灯不仅村里的男女老少争相前往观看,邻近村庄的人们也会慕名而来。村道上,人们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各式花灯争相辉映;鞭炮声、锣鼓声、音乐声交相辉映,穿透夜空响彻云霄,整个小岭村沉浸在喜庆热烈的氛围中。我和小伙伴们也穿插其中看花灯,捡鞭炮。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人仔灯”,当时我就很好奇,那些人仔是怎么飞奔起来的,我仔细查看想弄个明白,可我那时候大字不识几个,结果可想而知。每次鞭炮燃放完,我们都会冲进烟尘中去抢捡那些没有燃爆的爆竹,要是能捡到大大个的“公仔炮”甭提有多高兴。

当时小岭村民间艺人扎制的花灯造型优美、栩栩如生、精致巧妙,得到社会广泛认可。1988年和1989年,小岭村参加原东方县花灯巡游活动,连续两年获得了全县农村扎花灯比赛第一名。遗憾的是,2008年后,村里不再举行花灯巡游活动,这一传统习俗逐渐被遗忘,扎制花灯的民间艺人也越来越少了。

又是一年元宵节,可我却看不到那令人喜爱的人仔灯,村庄里亦无当年的喜庆热闹。小岭村渐行渐远的“迎花灯,闹元宵”传统习俗能否以新的方式回归,让民间艺人扎制花灯的技艺得到传承弘扬呢?我心中充满着期待。

这些小人仔用铁丝悬挂在灯棚上,点上灯盏,利用热学原理,通过热气驱动灯棚自转,带动小人仔转动起来。从外面透过灯纸往里看,那些小人仔宛如六六个小男孩在愉快地奔跑。头牌灯呈长方体形状,高七十公分,宽六十公分,厚三十五公分。头牌灯的正中央会根据不同时期,写上不同的表达祈福或吉祥如意之类的大字。

据记载,旧时三个大灯扎好后,于农历十四日酉时把大灯送进村里的庙堂里。十五日酉时,由众灯主选派三个文化程度较高的中年男子,穿长衫戴礼帽,膜拜供奉在庙堂里的神山爷和圣母娘娘后,请出三个大灯。三个长衫者一人扛一个大灯,待全部参扎的灯出齐,便奏响八音器乐,开始按约定的顺序逐家逐户游灯。每游到一家,参与扎灯者都把全部花灯迎接到自家院子里,三个大灯里“一”字形摆放在家主门前,其中人仔灯摆放在中间,家主烧香拜,朝大灯跪拜,八音器乐和鞭炮齐鸣。待这一家鞭炮燃放完后,花灯队伍才能继续出游。

从我记事起,村里的庙堂就不存在了,“神山爷爷”和“圣母娘娘”神像

春节假期结束后,年味慢慢淡了下来,元宵节成为了正月里最后的节日。过完元宵节,年也就过了。此时此刻,最难忘的是儿时家乡的元宵节。家乡小岭村过去有“迎花灯,闹元宵”的传统习俗。小时候,每逢元宵佳节,村里处处张灯结彩,火树银花。那时候,我最喜欢元宵节的喜庆热闹,夜幕降临,便兴高采烈地和小伙伴们挤入热闹的人群,跟随游灯队伍挨家挨户看花灯、捡鞭炮。不知疲倦,没有困意,直至次日天蒙蒙亮游灯结束了才肯回家睡觉。

每年大年初四,几个挑头的村民便开始张罗花灯巡游的事情。他们在村中央“会场”摆上桌椅,敲响铜锣,动员村民积极报名参加。每年元宵节参加游灯的对象须为上年或当年生男孩的家庭。自愿报名后,每个男孩扎制一盏花灯参加巡游,如出男生的是双胞胎男孩,则扎个联合体双灯。

“迎灯”寓意迎接男丁,祝福人丁兴旺,当时村里生男孩的家庭一般都会报名参加。游灯用的花灯大都是请村里的民间艺人扎制的,花灯的样式很多,有“鲤鱼”“灯笼”“麒麟”“花篮”“宝炉”等。民间艺人先用竹片扎成花灯的造型骨架,然后再用五颜六色的纸张剪裁出各种造型或雕花,小心翼翼地粘贴到花灯骨架上。于是,一个精致优美、雕花细致的花灯便扎制完成了。元宵节晚上参加游灯的时候在灯内点上蜡烛,各式各样的花灯在烛光的映照下,在夜空中熠熠生辉,多姿多彩。

每家每户扎制的花灯统称“小灯”。每年游灯活动,都要请村里扎灯技术高超的师傅扎制三个大灯,扎制费用由参与游灯者摊付。这三个大灯,一个叫“人仔灯”,另外两个的一模一样的叫“头牌灯”。其中人仔灯的扎制独具匠心,构思巧妙。它里面一层是长方体,外面一层呈八棱柱形状,框架高约五十公分,宽约四十公分,上层上方装个灯棚,中间装置六个人仔仔。



《海边的椰林》

(油画) 符健作

山楂树下

往事如烟

孙伟

口就聚满了小孩子。

“三姑娘,我也想要一串。”狗蛋怯生生,哈喇子都流到脖子上。“那你以后会带秋葵出去玩吗?”“会!肯定会。”

一边站着的卫东急了,“你上次把毛毛虫放到秋葵头上呢!你忘了?”

“俺没有。前天是你把秋葵的鼻子弄破了,俺亲眼看到的。”

……

批斗会没完没了。但每个孩子最终都会许下不一定实现的诺言,然后心满意足地吃到三姑娘的山楂葫芦。厚厚的糖衣又脆又甜。酸酸甜甜的山楂葫芦,含在嘴里甜在心里。

秋天,天高云淡,雁行排成人字飞向南方。原野上,秋风扫过大地田野。举着糖葫芦的秋葵在沟壑间奔跑,和小伙伴们追逐打闹,赢了就让他吃一个山楂葫芦。吃亏的总是秋葵,他的山楂葫芦总会被别人以最快的速度哄走。然而,他笑得开开心心!

而糖葫芦总有吃完的时候,这时候山楂树都落尽了叶子。后来雪花会飞了,雪落后是年。年过后,春风又会来,山楂树又要发芽,又要开白色的花,大燕又要回来了。秋葵还是会眼巴巴地问三姑娘。

“娘,俺想吃山楂葫芦。”

“好,等山楂红了,娘就给你做。”三姑娘总会这么笑眯眯地说……四十年过去了,三姑娘早已去世,秋葵后来去了敬老院。

大燕每年都在三姑娘的旧屋檐下垒窝筑巢。那棵山楂树老了,没人采摘果实,它也越长越高了。但它的花,总是那么多,白花花开一片!

我们痴痴地站在山楂树下站着等着,等它伙伴们结一串树的山楂葫芦儿……

他讲一阵,就轮到别人讲。农民讲不出,他就让他们讲鬼的故事。苏过告诉人们,若有一天没客人来,他父亲就像身体不舒服。苏东坡也写信给苏辙说:“我上可以陪王侯下,下可以陪卑田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枕柳庵里常听到山歌,苏东坡学着唱。一天在田野里,农民送给他一个大西瓜,他头上顶着那西瓜踩在田埂上,边走边高兴地哼着山歌。一位老太婆送饭给地里的丈夫,见他调皮,像个小孩子,问:翰林大人,你现在我们一个样,想来,是不是像一场春梦?他哈哈笑,索性叫她“春梦婆”。遇见春梦婆,他总要逗笑几句,甚至唱山歌逗乐。一次酒后,他干脆唱七绝诗与春梦婆对山歌。春梦婆口嚼槟榔,嘴唇乌黑,他唱道:“蓬发星星……朝朝送饭去寻夫……”春梦婆对回:“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捉你不?”

儋人黎子云居城东南,躬农田云家喝酒、饮茶、吟诗、聊天。黎子云让出自己的房屋,建学堂给苏东坡讲学,依据扬雄载酒问字的典故,名其堂曰“载酒堂”,于是有了现在的东坡书院。酒后苏东坡对黎子云问回来常速诗,诗曰:“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那天下午,他借农家的斗笠、蓑衣、木屐穿戴,歪斜斜地踩着泥水走,一群孩子见老先生打扮成这个模样,身上又溅满了泥水,很滑稽,跟在后面哄笑。有诗曰:“野径行过小童,哄笑笑语说坡翁”,“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回到住处,邻居们惊着他发笑,连路过的狗也感到诧异,追着他吠……

先生离开儋州了,却留下一幅妙趣横生的笠屐图。九百多年来,此图不断激发人们对在儋州岁月的回望和想象,又成为先生不拘不束性情的真实写照,更是先生和这片土地、土地上的人血肉交融的印证。

片。这可是需要花功夫、细致的活,母亲拿捏得当,耐心地切完后,才长长地叹口气。

佐料得加入了。于是,辣椒、花椒、姜、盐巴、适量菜油等佐料被倒进青菜头片里,和转后,那色香味美就名副其实了,怎能不令母亲感到惬意呢!

我们看、闻后,也禁不住垂涎欲滴。不过,母亲如是劝慰我们:“么儿们,等一等,‘春咸菜’熟了才能吃哈!不然,吃起来不安逸哦!”

想想母亲的话一定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我们以为在理,就懂事地点点头。

最后一道工序就是装坛。母亲在父亲的协助下,把和上了佐料的青菜头片装入坛子,在坛口放置好芭蕉叶,用篾片或小木棍箍紧,以免倒扑坛时“春咸菜”倒出来了。

一般情况下,母亲会做倒扑坛“春咸菜”两坛,多时达到五坛,极大地满足了一家人或客人来吃“春咸菜”的需要。如果嫌做倒扑坛“春咸菜”麻烦,就把坛子正立,箍好芭蕉叶、小木棍,盖上坛盖,在坛口槽里加入水,做成“立式坛子春咸菜”,省事多了。

当“春咸菜”大功告成后,母亲满脸的笑意,满心的欢喜,对自己的“杰作”感到满意。

一月后,“春咸菜”熟了,就成了“新咸菜”。母亲抓起来后,让一家人“下”稀饭、干饭吃,或者炒出块块咸菜回锅肉,熬成菜汤,洒脱视觉、嗅觉、味觉,犒劳肠胃,好不快活。就连“打白口吃(直接吃的意思)”,也觉得开胃,怎一个爽字了得!

倘若若有客人来串门,母亲不单会用“春咸菜”款待,请他们点评,利于自己做得更好,还会临时时送些“春咸菜”给他们,以浓烈友情、亲情。

看到家人、客人对“春咸菜”喜爱的样子,母亲心满意足,幸福极了,决定每年乐做“春咸菜”,既展现自己的技艺,又让亲人、客人有“念想”,多美好的事啊!

说到,多美好的事啊!母亲乐做“春咸菜”成为她每年春天的“必修课”,成为送给亲人、客人的“爱心特产”,成为我们魂牵梦萦的乡土特产。

今春,母亲在左手臂摔伤休养、十分不便的情况下,仍然克服困难,乐做“春咸菜”,不能不吃我们叹服和感激。

史海钩沉

枕柳庵的乡音

李煊才

苏东坡被逐出官舍后,在儋州城南的枕柳林里买下一块荒地要结庐而居。乡民、当地读书人、莘莘学子一齐动手,只需几天便盖起了三间草房。他命名为“枕柳庵”。他给朋友写信说:“初至儋官屋数椽,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苏东坡这一笑,笑出了随遇而安的超然心态:既然自己不属于朝廷,不属于官场,那就属于民间;此处村舍连环,鸡犬相闻,弥漫着人间烟火,太好了。何况,枕柳林周边都是篱竹,“竹树散无肉”,“涩筋暗蛮村”。他“宁可散无肉,不可居无竹”。

在百姓中的苏东坡出入有热情的到来,又有亲切的关照。月无船的时候如,醉饱萧条米无”时,当地的朋友就拿来粮食,百姓们也送来红薯、芋头、野菜,夜里躺在床上听嘈杂的猎鹿声,早晨就在鸡人叩开柴扉的门,以鹿肉相赠。枕柳庵里很热闹,当地的读书人来造访,外地和本地的学子来求教,黎民百姓也来做客。人们喜欢听这个学识渊博的人谈天说地,讲新鲜的事,讲有趣的故事,或者和他说笑逗乐。他经常和农民在枕柳林里席地而坐,天南地北地聊。

馨香一瓣

母亲乐做「春咸菜」

何龙飞

春天,阳光明媚,风和煦,是乡亲们做“春咸菜”的大好时节。母亲也不例外,坚持在每年春天乐做“春咸菜”。

这个“春咸菜”的原料就是故乡的特产——青菜头。母亲在收砍青菜头时,除卖给菜厂挣钱外,还会留一小部分青菜头来做“春咸菜”。

待留下来的青菜头多长几天后,母亲就会拿起菜刀砍断青菜头根部,剔其叶,适当“修理”后,放进背篋里。

背篋回家后,这些青菜头被母亲一破两开或整个儿地用篾丝穿成串,晾在屋檐下的木棒上风干,来个地道的“风脱水”。不经意间,母亲香裹挟在风中,时常醉倒了母亲的心灵,增强了她做“春咸菜”的信心。

还有,我和弟弟爱到“风脱水”的青菜头下面观望、深呼吸,也是一副陶醉的模样,令母亲倍感欣慰,做好了做“春咸菜”的准备工作。

该把“风脱水”后干瘪的青菜头取下来背到一公里外的河沟边洗干净了,母亲像给我们洗澡一样认真、仔细,用手指擦,用衣刷子刷,尽量洗净干瘪的青菜头,让一家人吃到卫生干净的“春咸菜”。

趁着好时光,母亲把洗净的干瘪青菜头放到簸箕里晒一晒,予以风干。然后,就在簸箕里摆好菜板,用菜刀把风干了的青菜头切成